

扬州木鞞子

□扬州 徐永清

木屐又叫柴屐、脚屐、鞋屐,也就是木制的拖鞋。在我们扬州这一带,人们喜欢叫做木鞞子。木鞞子是方言,字典里虽都有收录,计算机也打得出来,可用搜索引擎来搜,几乎为零。看来这个方言的地域性很强,加之现如今使用的频率很低,简直要退出语言与文字的历史舞台。

早年间,在我们这一带,每到夏秋时节,木鞞子是唱主角的。不仅男的穿,女的也穿;老的穿,少的也穿。整个夏天,大街小巷,木鞞子响声一片。像是叫卖什么商品,也像炫耀什么奇货一样。这就像春天要有布谷鸟的歌,夏天要有知了与青蛙的合唱一样;夏秋时节,当然不能缺少木鞞子的声响,不然现实的这个夏天多么单调呢?!

木鞞子的好处是宽大、光滑、透气、养脚,走起路来“啪嗒啪嗒”地响,尤其在夜晚,老远的就能听到声音。要是走夜路,孩子们还能壮胆。经常是几个孩子走在一起,常要闹起豪兴,用力直踩,真是响声一片,还有点吵人,烦人。假如走

在七弯八绕小巷的石板路上,那个清脆的声音就跟打竹板一样。有的人家父母,根据声音的轻重缓急,就能分辨出是哪家的孩子。木鞞子的缺点是“不跟脚”,不适宜走远路。再者步幅大不起来,快不起来。初穿者动作不协调,大下意容易跌倒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市面上好像没有木鞞子卖,都是自家动手做。做木鞞子并不复杂,找来板料,按照脚的尺寸,放点余量便可。板料通常用杉木的或是硬杂木的。杉木的好处是轻巧,不怕水,不变形;硬杂木的特点是笨重,但耐磨。也有些人家不讲究,找到什么木料就用什么。这就搭僵了,马虎了,纯粹是因陋就简。说得好看点,叫做因材制宜。

我们家的木鞞子全是父亲做的。我的父亲很聪明,他虽不是手艺人,动手能力很强。什么东西眼睛一弹(看),关门过节(诀窍)全都了然于心。我看过他老人家做过木鞞子:锯、刨、锉、砂,一气呵成,最后把鞋带一钉,三下五除二,一刻工夫,一双木鞞子就做好了。既漂

亮又大气,赞极了。

木鞞子有时还成为家长教训孩子的工具,方便!我有个小伙伴,名叫“小安”,可他一点都不安稳。这个小把戏(小孩)总是不听话,经常跟人作搞(作对),老是闯祸,扯漏不断。好几次,家长气极了,气得是悄悄的,就像沸腾满溢的粥锅一样,结果抓小鸡一样抓住他,捺下来,木鞞子一脱,直打。把他打得就跟杀猪似的,拼命挣扎,乱喊乱叫的。结果屁股都打得喧起来了,跟馒头一样。

木鞞子也有皮质的,牛皮做的,那就叫成“皮鞞子”了。早年间虽有,极少。穿皮鞞子的原来都是大户人家,是祖上传下来的。穿皮鞞子的人都是轻手轻脚的,不过它也响不起来。穿皮鞞子的人都有点趾高气扬,一般不跟人打招呼,也不跟人啰嗦,这是一种做派。

现如今,就木鞞子来说,要找都找不到,它已渐行渐远。它的“合唱”,回响在岁月的长河里,回荡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给每一种花取一个名字

□河北保定 王国梁

有段时间,我苦于叫不出花的名字来。看它们在风中摇曳出万种风情,露出最美的姿容,仿佛想与我对话。可是,我却不知道它们叫什么。那种感觉,仿佛是遇上了熟人跟你打招呼,你却想不起人家的名字。

后来,我特意去植物园看花。植物园的花草,旁边都竖有一个牌子,上面不仅有花草的名字,还有花的产地、花期之类的介绍。观赏到一种花,我会刻意去看一下它的名字。

我发现,花草的名字与它们的外形气质都特别相符。比如薰衣草,看那些紫色成串的花束,密密匝匝开出一片,芬芳悄然散播,人路过的时候真的要被“弄花香满衣”,难怪叫薰衣草呢!再比如郁金香,这种花典雅大方,花朵艳丽,花

香馥郁,而郁金香这个名字有高贵的色彩,正好与花相配。还有什么迎春花、白玉兰、蝴蝶兰、虞美人、康乃馨之类的,都是名副其实。

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有趣的人,她说从来不刻意记花的名字。看到喜欢的花,就即兴为它取个名字。这种做法比较诗意啊,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: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”朋友说,她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,率性自由,无拘无束,随心所欲。她看到一种小花,不是很惹眼,但有玲珑的气质,花瓣像蝴蝶的翅膀一样,于是便为花命名:玉蝴蝶。她还把大家都熟悉的月季叫做“长相守”,因为月季花期长,能长久陪伴人们。

有一次,我看到一种不知名的野花,忽然想到要效仿朋友的做法。这种花小小的,星星点点,开得

却明艳,散落在山坡上,一片灿烂,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星光灿烂”。我对自己的“创意”很满意,后来有朋友说,你说的不是满天星吧?看到满天星花朵的图片后,我发现还真不是。

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: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”舜华指的是木槿花。想想古老的时代,人们为花取名,是不是也是灵机一动得出的?即兴而做,妙手偶得,有些花名因为口口相传而延续下来。花叫什么名字不要紧,重要的是花里面有很多人的情感,有很多人的故事。

清代的李渔可谓一位生活家,他说,若能有一段闲情,一双慧眼,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,入耳之声都是诗料。是的,用一双慧眼看花,每种花都会有一个美丽的名字。

那片辣

□湖南湘潭 周亮红

夏天,饱含炽热阳光和丰沛雨水的滋养,时令蔬菜又多又好。一蓬蓬碧绿青椒隐藏在茂盛的枝叶中,一阵微风吹过,无数小小绿风铃闯入眼帘。

“绿绿红红结几蓬,落户西南更郁葱。”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辣椒,但唯有母亲的长得最好。母亲种辣椒有个诀窍:在辣椒树即将开花结果时,她会到山上砍一些树叶较多的树枝,铺在辣椒树根四周,然后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土。母亲说,这样,才能保证辣椒树既不会被晒伤,也不会被晒伤。

“四川人不怕辣,贵州人辣不怕,湖南人怕不辣。”湖南人对辣椒的喜爱来自骨子里。从小,母亲就用辣椒制作各种美味,饕餮着我们那刁钻的胃。

犹记小时候,酷暑难耐,人对什么都没有胃口。母亲从菜园摘下几个辣椒,煮饭的同时放在上面蒸熟,取出后用筷子划开,加入一点盐和母亲自制的老坛醋,那是让人

立马口舌生津的“蒸辣椒”。或放在柴火上烤熟,去除黑皮洗净,拌上盐、醋和香油,那是香辣酸爽的“煨辣椒”。或先把辣椒放在砧板上用菜刀一个个拍碎,再切成段,铁锅烧红,不放油放入辣椒烙软烙熟,再加入油盐、碎大蒜子和豆豉,那是香喷喷的“爆辣椒”或“虎皮辣椒”。即便是素菜,母亲也不厌其烦变换花样,费尽心思哺育我们。

“偏爱此君乡里风,三餐佐配暑寒同。”辣椒是湖南人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各种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配料。母亲对我们姊妹说:“去,园里摘几个辣椒,今晚炒鸡蛋给你们吃。”鸡蛋是自家老母鸡下的,母亲把青辣椒切得碎碎地炒熟盛出,鸡蛋打散,炒熟,用铲子在锅中切碎,倒入炒好的碎青椒,加入油盐和调味汁,迅速翻炒几下,色彩分明香气四溢的青椒炒鸡蛋出锅啦,我们姊妹在一旁早已流口水了!

偶尔,家里来客人或过节的时候,母亲会做我们现在天天吃的青

椒炒肉。母亲的做法我一直记着,先把辣椒切成菱形斜片,炒软炒熟盛出,放入五花肉爆香爆出油,倒入辣椒和碎大蒜子,大火快速翻炒,肉汁鲜嫩,辣椒香软,母亲做的菜总是最好吃的。

夏初,青椒新鲜上市,特别受人们青睐,母亲还会做辣椒苦瓜、辣椒茄子、辣椒豆角、辣椒河虾、辣椒腊肉、辣椒炒鸡给我们吃。

秋天,母亲把青辣椒大篮大篮摘下,用开水烫一下,稍稍晒干变成白色后,剪开一个口子抹上盐放入荷叶坛里。或待辣椒变红,母亲摘下串起挂在屋檐下风干,或制成风味独特的剁辣椒。冬天,这些都是母亲制作各种美味不可或缺的佐料,也是我们对家乡的标志性记忆。

昨夜,母亲又打来电话:“周末,得空回来摘辣椒,今年家里的辣椒特别厚实软嫩。”年年岁岁,母亲的那片辣,暖着我们的胃和心!

女邻居

□仪征 晴川

这家人搬来已快两年,男主我一直未见过。倒是每天能看到走廊里的两位老人。老妇总是坐在圈椅中,木木地看窗外,男人扶着轮椅,在窗台与阳台之间缓缓挪步。我每日下班会到邮箱取信件。老妇总笑着隔窗问话:现在还有人写信啊?

新来的女主显老相,年龄看着却轻,穿着朴素,洋红套衫,两腿爬满雀斑。她见人有些羞涩,不爱说话,只晓得每天埋头侍弄花草,一刻不闲。

她家一来,楼下空地便成了百草园,小,却别有洞天:玫瑰、萱草、茉莉、苦艾、薄荷、紫苏、剑兰、三角梅……还有好多不知名儿的,不知她从哪儿寻得,只历两年,已蔓延成片,花开成势,葱郁可人。安静的花香总能消融时空里暗生的某些隔阂与羞赧,于是便时可听到她的软语邀请:喜欢就摘几朵吧。不负美意,我会伸手掐一朵,带回去插在梅瓶里。

把公共用地垦出来栽花种草,肯定有人有意见。这不,每隔一段时间,就能看到物业上门,见了她也不打招呼,推着刈草机,轰隆而过。只是下手并不狠,会留一大丛一大丛开着的花。我无聊时喜扒窗沿,想看女人怎样生气,怎样争辩,却总失望。她自顾蹲着,没事人似的,忙她的活,完全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她有一只小泰迪,红棕色,是个跟昆虫,有时优雅而坐,有时气定神闲地散步。她一招手,它便扭些碎花步,欢快地飞临身边。我有

金鼻环与银项圈

□南京 凌大

看到有些青年男女脖子上佩戴着黄澄澄的金项链,显得更加青春靓丽,不禁使我想起往事——佩戴金鼻环与银项圈的情景。

父母给孩子的鼻孔和脖子分别佩戴金鼻环与银项圈,这是故乡的乡风民俗。现年逾八旬的我,幼年时曾佩戴过这两种首饰。

我的童年是在祖籍地泰州度过的。因为我是独子,故被祖辈和父辈视为“宝贝”。父母给“惯宝宝”佩戴鼻环和项圈这两种金银首饰显示“金贵”,与贫富无关。

金鼻环如同女性的金耳环。首先在男孩子鼻孔的隔膜打洞眼,然后才能穿戴鼻环。它象征着孩子被“拴住”,就像用绳子拴住牛鼻子一样,不让他跑掉。老百姓对鼻环不叫“鼻环”,而称其为“拘儿”。一句话,以防“心肝”不幸“跑掉”。当然,这是一种美好愿望。因为在朝不保夕的旧社会,不幸夭折的孩子太多了。

银项圈的直径有20多厘米,杆材粗细不一,粗的如筷子,细的似毛线针。由于银质具有柔韧性,故项圈可以任意扩大或缩小。它戴在男孩子的颈脖子上,意味着“套住”孩子的命脉,可以“太平无事”“长命百岁”。当然,现实生活是不

时看到它,也会唤它撩它逗弄它。它跳一边,斜头望我,连微笑都不给一个。有时,碰巧它在阶前要下来,看见我,不笑也不恼,完全是春去花犹在,人来狗不惊的大派。

那天回家,我从底层爬到五楼,发现每家门把手上都挂两串莹白细嫩的茉莉花,墙角戛一束艾草,整个过道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药草味。看那小泰迪正倒立着下楼,我噗嗤一声,知道是她的杰作无疑了。

这女人!看着粗疏质朴,原来细巧呢,精致呢。我赏花就更勤了,每见那一团沉默的火红在花丛里挪动、抬眉,心中立即感觉世界一下变得温静有情了起来。我想一定还会有人和我一样的感觉吧。

然而好景不长。从上周开始,我就没有再见过她了,还有她的棕色小泰迪,一次都没有,像突然蒸发了一样。傍晚下楼假意取信,想寻得一些蛛丝马迹,然而还是没有。男人还在,扶着轮椅,老妇人也在,只是没笑,没隔窗打招呼,忽喃喃一句“她还是走了……”

我一惊。那一刻,天空忽然开始下雨,一阵一阵落下来,打在花瓣上。好长一会,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园子里,出神地看着花朵上的蝴蝶,一只停着的蝴蝶,慢慢打开双翼,然后穿过银亮亮的雨丝,慢慢地,消失在了远处。

园子里花静悄悄开着,没人知道天下过雨,没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,除了我。

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,这仅是一种精神慰藉、情感寄托而已。

每当我照镜子时,看到自己鼻孔上的鼻环金光闪闪,脖子上的项圈银光灿灿,自我感觉“美极了”,哪知父母良苦用心的“寓意”。

如今说来有点好笑。我人虽被项圈“套住”了,但项圈却丢掉了。当时我五六岁,一次,与许多同龄伙伴一起到离家较远的集市庙会玩耍,回家后,母亲突然发现我脖子上的项圈不见了,着急地问我谁拿去了,可我一问三不知。母亲急得直掉眼泪,欲拿鞋子抽我,父亲却在一旁劝阻,并说“破财消灾”。从此,我再也不戴这劳什子了。同时,他们还把我的鼻环也卸下来,不给了,以防被窃。

长大以后,看了《红楼梦》才知道,佩戴项圈这种乡风民俗在古典名著中也有反映。贾宝玉的颈脖也曾戴过银项圈(也称“金璎珞圈”),项圈上面还挂着记名锁,如意、护身符、通灵宝玉等吉祥物。由此可见,曹雪芹笔下的描绘绝非杜撰或臆想,而是来自真实生活。由于曹氏出生在金陵,并在此这一带生活过许多年,故他深知这些乡风民俗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7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